

语言文字及其应用研究系列丛书

《语言文字及其应用研究系列丛书》编委会编

急就集

陆锡兴文字论集

JIJUJI LUXIXING WENZI LUNJI

陆锡兴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急就集/陆锡兴著.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10

(语言文字及其应用研究系列丛书)

ISBN 7-5004-3572-X

I. 急… II. 陆… III. 汉字-文字学-文集

IV. H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79725 号

责任编辑 任 明

责任校对 朱 平

封面设计 诚 信

版式设计 炳 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三河鑫鑫装订厂

版 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mm 1/32

印 张 9.375 插 页 2

字 数 243 千字 印 数 1-1500 册

定 价 2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语言文字及其应用研究 系列丛书》弁言

南昌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字学科是在原汉语史和现代汉语两个硕士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汉语史 1979 年开始招收研究生，1986 年获硕士学位授予权；现代汉语 1984 年开始招收研究生，1993 年获硕士学位授予权，1995 年被批准为“江西省普通高校重点建设学科”。1996 年，南昌大学进入“211”以后，应用语言学通过国家教育部和国家计委立项，成为“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2001 年 4 月，项目以优秀成绩通过了教育部组织的“211 工程”一期建设专家组的验收。2001 年 12 月，语言文字学被批准为江西省高校“十五”重点学科。本学科共有教师 19 人，其中教授 12 人，副教授 4 人，讲师、助教 3 人。迄今为止，本学科共招收 22 届 107 名研究生（在读 27 名）。其中，16 名先后考取博士研究生，3 人正在从事或已经完成博士后研究，9 人已经担任硕士研究生导师。本学科已经形成了一支年龄、学历、职称结构基本合理、成果突出、教学经验丰富的学术梯队。

经过长期的建设和几代学者的努力，本学科形成了三个相对稳定的研究方向：

一、客、赣方言研究方向。本方向注重研究江西境内的两大方言——客家方言和赣方言。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一方面继续从宏观上研究客、赣方言在语言、词汇和语法上的特点，一方面与江西的地域文化研究结合起来，与客赣方言在江西

的社会应用、语言教学结合起来，与贯彻语言文字法、推广普通话结合起来，与现代信息处理结合起来。1996年学术带头人刘纶鑫教授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九五”重点项目“江西境内的客赣方言比较研究”，其终结成果《客赣方言比较研究》（120万字，1999年1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反映了当前客、赣方言研究的最新动态，获得了广泛的好评。最近，在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潘悟云教授的指导下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汉语方言数据库“客赣方言数据库”，并在第五届客家方言暨首届赣方言学术研讨会上公开演示，引起了大家极大的兴趣。

二、现代汉语及其应用研究方向。本方向主要研究：1. 语法；2. 修辞；3. 言语交际；4. 汉语应用的社会问题；5. 汉语信息处理；6. 对外汉语教学。学术带头人陆丙甫教授致力于这一方向多角度的研究，并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在句法研究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20世纪80—90年代，刘焕辉教授发表了言语交际学的系列成果，以《语言动态研究与交际语言学问题》一文（《中国社会科学》）和《交际语言学导论》一书为学科理论框架，以一套《言语交际学丛书》和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材《言语交际学教程》为普及读物，以集中全国20余所高校20余名学者参著的《言语交际学基本原理》和《言语交际和交际语言》为学术纽带，构成系统工程；《修辞学纲要》用组合理论系统建构修辞学体系，自成一家。姚亚平教授在此基础上，先后主持、完成了国家教委项目和省重点项目“我国中等城市独生子女语言调查研究”、“中国语言伦理传统和现阶段精神文明建设”、“中国现代语言规划研究”、“现阶段我国语言应用问题”、“推广普通话实践中的问题和对策”，出版了《中国计算语言学》和《当代中国修辞学》等专著和大量论文，在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

三、古代汉语及其在古籍整理中的应用研究方向。本方向的主要特色在于致力于古代语言本体研究的同时，努力把古代汉语

的研究和古籍整理结合起来。学术带头人陆锡兴教授长期从事文字学研究,在传统文字学、普通文字学、汉字传播学、汉字民俗学、汉字形体学等方面都有探索。20世纪90年代初曾以《汉代简牍草字编》一书获王力语言学奖。最近完成的《汉字传播史》(语文出版社出版)、《汉字的隐秘世界》(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两本专著,都是开创之作,填补了空白。他主编的《中国古代器物大词典》(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各分卷已陆续出版)历时十余载,收词10万多条,全书1000余万字,将传世文献与考古发现相结合,材料翔实,结论扎实严谨。本方向结合江西省丰富的古籍资源,承担了大量国家级和省部级古籍整理项目,如《江西地方志通考》、《江西古籍考》、《〈正字通〉点校》、《历代骈文研究》、《〈六松堂集〉点校》、《明清时期江西地方文献研究》、《豫章丛书整理》、《骈雅疏证》,等等,还参加了教育部的古籍整理重点项目《全宋诗》、《二十四史今译》等。

本学科三个研究方向的研究,主要体现了三方面的特色:

1. 注重地方特色,充分利用江西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方言资源。

2. 注重应用研究。除了交际语言学、修辞学和社会语言学等着力解决汉语在当代社会面临的各种理论和实际应用问题之外,方言研究和古代汉语研究也注重其应用。

3. 注重科技手段。本学科列为“211”工程重点学科之后,进一步充实了语言学中心实验室。实验室面积320平方米,配有586多媒体工作站6台,586有盘工作站20台,普通计算机40台及多媒体投影机、视频展示台、语音分析仪、扫描仪、打印机、复印机、刻录机等一整套现代化设施,拥有当前国际国内语言研究和古籍整理中比较先进的各种软件。本实验室与南昌大学信息网络中心ATM连接,并且已联通中国教育和科研网——CERNET和INTERNET网,可共享国内国际信息资源,其总体规模和档次

在国内高校、特别是在地方院校文科中处于领先水平。

我们广泛开展了学术交流活动，经常请国内外著名学者来校讲学，荣幸地聘请了著名语言学家许嘉璐、陈章太、戴庆夏、侯精一、胡名扬、刘坚、鲁国尧、陆俭明、潘悟云、王克仲、王宁、邢福义、熊正辉、杨忠等先生为本校的兼职教授，得到了学术界多方面的关注与支持。

这套丛书，是近年来本学科的部分研究成果或教材，现在先出版第一辑，待条件成熟以后，再陆续出版以后各辑。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时间匆促，一定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语言文字及其应用研究系列丛书》编辑组
2001年12月1日

自序

我在文字学方面的研究，分成了几大块。第一，传统文字学，主要是环绕文字学的基本概念展开的。从古今字、通假字开始，扩大到其他常见的本字、正字、通用字等，六书我只研究了第三耦——假借和转注。原本我是从工作着手，弄清文字训诂的一些名称的含义，解决辞书编纂问题，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渐渐地进入到理论领域中去。这类文章发表了好几篇，有的只是角度不同。第二，汉字传播研究，虽然进行了很长时间，但是发表的文章只有两篇，这就是方字和有关日本假名的文章。这是一个新的课题，大家都在摸索中前进，我的探索在从最近出版的《汉字传播史》中可以看到，它比较全面的反映汉字向周边民族传播的历史过程以及传播理论。第三，有关文字本体研究方面的文章，《从划分标准看文字类型》一文试图从文字动态的生成原理去找出区分标准，这是我建立文字学科学范畴的尝试。第四，秦汉文字是我的重要的研究方向。以出土的文献材料为依据，包括金石、简帛等，这是最可靠的原始材料，流传下来的文献也是重要的素材，只不过使用时费甄别而已。秦汉文字对文字学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首先它是传统小学的基础，可以说在古代系统地文字研究是始于《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而《说文》是以秦汉文字作为背景的文字学著作。把《说文》与出土材料结合起来的话，可以大大地促进传统文字学（包括训诂学）的发展，同时能把传统和现代的科研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秦汉断代文字研

究，我是从文字体制着手，研究其处于隶变这个特殊阶段的文字制度，由字形引起的整个各个方面的变化。其中几乎每个问题都是值得研究的：识字教材和识字教育、正字措施、民间风尚、字形字体等等。当然宏观研究离不开微观的考证，研究秦汉文字而不能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简直是不能想象的事。第五，汉字形体研究。我自幼酷爱书法，年轻的时候在这方面下了不少功夫，所以对汉字的形体发展自然是十分关心的。我本来有一个打算，充分利用传本文献材料和庞大的出土字形资料，全面地研究汉字的形体发展历史，给每个术语，每种体式都作一次梳理，在此基础上整理出汉字形体的历史。我要进入前人从未进入的空间，只有不回避这些事实，才能真实地反映形体变化的完整过程。不过前些年，这方面发展的内容不多，均限于那些带绘意的美术体，如鸟虫书、垂露书之类。初次阐发，不成系统，希望能把完整的成果早日奉献给读者。第六，汉字民俗研究。20 世纪的 80、90 年代，学术界倡导汉字文化学，就是以分析汉字的字形字义来推求其中所包含的文化内容，这类著作已经出版了几种，大家对此有了一定的了解。我对汉字文化学的理解是偏重于汉字体制中的民俗内容，而不是文字内容里面的文化内涵。汉字的研究可以分成经典文字学、通俗文字学和民俗文字学三个大类，经典文字学的内容是以《说文》为主的古代经典为对象，研究正统汉字的字形字义。通俗文字学也叫俗字学，是以通俗文献材料为主，研究汉字俗字的字形字义。民俗文字学则不同，它不是以字形字义为目的，兴趣在于鲜为人知的汉字的另一面，是宗教和民间把汉字神秘化，赋予了汉字的奇幻色彩，我的《拆字和相字》就是这方面的内容（见《文史知识》1989 年第 1 期）。由于它与传统的文字学差异较大，所以文集并不收入此类东西，好在不久拙著《汉字的隐秘世界》就要出版，到时可以看看是什么内容。

我国存在众多的文字，中原有几千年以来土生土长的汉字，

周围的民族文字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汉字影响下的汉字式民族文字，这些文字既有与汉字相同的标意文字，也有与汉字不同的标音文字，另一类是西土传入的标音文字，有直接传入的和间接传入的，有的民族采用了汉字式字母，西土的标音制度，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融合。这些多姿多彩的文字是研究普通文字学和比较文字学的最佳材料。

汉字的历史悠久，产生了极其丰富的文字资料，而且有近两千年的研究历史，20世纪初兴起的甲骨学、金石学以及简牍学，以及20世纪80年代蓬勃发展的民族古文字学，使中国文字学的古今成果汗牛充栋，蔚为大观，在世界范围的文字研究中，这是绝无仅有的。在这个沃土上，我们的文字研究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断代、专题以及概论性的优秀著作不断面世，不但填补了空白，也提升了文字学的学术水平。但是，与语言文字的其他学科比较，文字学显然是不够的。首先，它是一门传统的学问，没有形成一套范畴和标准术语，更不要说科学体系了，所以，它难以作为现代的语言科学接受，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在最高级别的研究所中没有文字学的位置，权威语文杂志几乎不发表这方面的文章，在大陆找不到一家专门学术刊物，文字学的文章难写，发表更难。再看看每年的国家科研项目，支持文字学研究的太少。我们的传统一向是重实证、重经验、不尚理论，对理论研究不愿下功夫，浅尝辄止，不求甚解。有的人鄙薄国人的研究，对西方理论也缺乏消化，生吞活剥地搬入。也有人把这个领域当作蛮荒之地，不关心别人已经发表的成果，似乎一切都要从自己开始。20世纪50年代曾经组织过有关文字改革的讨论，后来就没有组织过一次像样的讨论，对分散的理论研究成果不做评估，不进行引导，造成各种低水平的重复。凡此种种，造成了理论研究的萎缩状态，文字学没有理论这个主心骨，自然站不起来。当然理论不是那种夸夸其谈的语言游戏，不是闭门造车，正确的理论是从实

践中产生的，它是文字研究的高级形态，反映了文字的本质和规律。利用它可以指导实践，更加清楚地认识各种文字现象，处理各种文字问题。理论研究是一个十分艰苦的过程，对文字现象的认识不断条理化、不断比较、不断深化、不断完善，不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它付出的精力，实在不会比考证若干个难字来得轻松。我们呼吁给文字学一个良好的环境，希望更多的优秀著作问世，繁荣中国文字学的学术园地。

目 录

谈古今字	(1)
通假字管见	(11)
试论词典的通假字处理及其意义	(20)
通假立目三题	(40)
要正确解释通假现象	(45)
假借字、通用字、通假字、本字、正字、 古今字通辨	(51)
假借转注再研究	(71)
词分裂的初步研究	(87)
近年来关于汉字性质的讨论	(100)
从敦煌曲谱看日本民族文字的形成	(106)
方字论	(116)
从划分标准看文字类型	(134)
经古文保存旧文说	(152)
论汉代草书	(165)
释“卩”	(192)
“弓”字辨	(201)
“势悍衺暴”解	(203)
简牍的“/”号考略	(206)
段注补疑	(211)
评十年来的简牍文字编	(228)

70年代以来的秦汉简帛文字研究	(238)
熹平三年残碑补释	(248)
“黄君法行”朱书刻铭砖的探索	(252)
汉“王父延寿”瓦当考释	(259)
汉隶长垂考略	(264)
上古奇字书艺探秘	(271)
大字书法初探	(283)

谈古今字

读了王力先生《“本”和“通”》、盛九畴同志的《通假字小议》两文，很有启发。下面就如何尊重汉字发展的事实，弄清古今字和通假字的关系，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 什么叫“古今字”

《礼记·曲礼下》：“君天下曰天子。朝诸侯，分职授政任功，曰：予一人。”郑玄注：“《觐礼》曰：‘伯父实来，余一人嘉之。’‘余’、‘予’古今字。”段玉裁说：“凡言古今字者，主谓同音，而古用彼，今用此。异字若礼经古文用‘余一人’，礼记用‘予一人’，‘余’、‘予’本异字异义，非谓‘予’、‘余’本即一字也。”^[1]

古今字的“古”“今”，并非固定的时代，只是指先、后而已。段玉裁也有专门的论述：“古今无定时，周为古则汉为今，汉为古则晋、宋为今。随时异用者，谓之古今字。”^[2]

语言是音、义的结合体，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语言和文字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古今字就是汉语同词先后异字的现象。如作为第一人称“我”这个词，古汉语中先作“余”，后作“予”，“余”、“予”成为一对古今字。异字可以指形、义不同的两个字，也可指形不同但义同的异体字。

二 汉字孳乳与古今字

《说文·序》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文者，言孳乳而寝多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汉字的发展，由象形到表意，由独体到合体，不断地完善汉字的表意功能，孳乳是一个主要的途径，古今字的大部分是由孳乳产生的。

大致在秦汉以前，一字兼数字之用，就是说一个字包揽了几个词义，以后逐渐加上意符，分别词义，专字专用，这是许多古字过渡为今字的过程。这些古今字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1) 累增字。它是由古字加意符而产生的今字，今字与古字又同义：

𩺰—蛭 | 止—趾 | 匪—篚 | 党—𡇗

“𩺰”，水虫，象形。由于字形演变，不像虫了，于是再加一个虫旁，义不变，依然是水中子孓。𩺰蛭古今字。

“止”与加“足”旁的“趾”同义，足也。但“趾”专指“止”的本义，区别于“止”的其他意义，如引申义阻止、停止等。

“匪”与“篚”同义，都是竹筐一类的盛器。但“匪”常作“非”用，本义不显明，如《诗·卫风·木瓜》：“匪报也，永以为好也。”于是加“竹”的“篚”专指“匪”的本义。

《说文·黑部》：“党，不鲜也。”但是“党”后常借作“乡党”之“党”用，所以再用“党”表示本义时，要加上“日”旁，说明是“明暗”概念。《楚辞·远游》：“时暖燄其曛莽兮，召玄武而奔属。”“曛”，日不明也。党曛古今字义同。

上述的古字由于引申或假借、字形的演变，本义不能显示，故加意符为同义累增字，把古字的本义转移到今字去。

(2) 区别字。它与累增字的区别是今字改变古字的本义。

a. 胃—谓 | 辟—避 | 刃—初 | 直—值 b. 介—界 | 反—返 | 知—智 | 解—懈

以上区别字又可细分为 a 分别字和 b 分化字两组。a 组古今字之间字义上无联系，如“胃”是“肠胃”，“谓”是“讲话”。古今字之间只是同音的关系，古字以假借兼有今字的意义。

b 组古今字之间字义上有引申关系。如“介”是“画界”，引申到“田地画界”。“知”是“了解”，引申到“智慧”。这里的古字由引申，也可说由同音兼有古字的意义。

从今字看，“形声之字，其偏旁之声，有义可言者，近于会意；即无义可言者，亦莫不由于假借。”^[3]

以上区别字，按《说文》所阐明本字本义、专字专训的标准来看，古字作今字都是文字之间的假借。a 组自不必说，b 组试举“解”“懈”说明之。

“解”，《说文》说：“判也，从刀判牛角。”由分解牛角概括出“分”，再从“分”联想到思想分散之“分”。“懈”，怠也。解、懈尽管字义有关联，但是“判牛角”毕竟和“怠”不是一回事，两字字义的外延划然。所以，古字“解”作“懈”只能说是“依声托事”的假借用法。

段玉裁说：“懈，怠也。古多假解为之。”^[4]朱骏声说：“解，假借为懈。”^[5]实际，古字对 a、b 两种类型一视同仁，兼而有之。如：

解 $\left\{ \begin{array}{l} \text{作“懈”，《诗·大雅·烝民》：“夙夜匪解”。属 b 组} \\ \text{作“蟹”，《吕氏春秋·恃君》：“大解陵鱼”。属 a 组} \end{array} \right.$

文字的孳乳指独体文通过形声相益组成合体字，独体文和合

体字的关系是明确的、固定的。部分古今字的确是孳乳中的独文和合体字的关系。可是，我们不能因此说，古今字就是初文和后起字，这里以局部概念代替整体概念，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就是孳乳而来的今字，按古今字的原则，在今字未出现以前，所有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代表它词（字）义的字，均视作它的古字，不仅仅是直接构成它的“独文”。常举的一些古今字例子，独体合体，条理清楚，——相对，造成了人们的错觉。事实并非如此。

《仪礼·大射仪》：“顺羽且左还，毋周，反面辑。”郑注：“古文且为阻。”

《尚书·舜典》古文：“黎民俎饥。”郑注：“俎读曰阻。”

且阻古今字，俎阻也是古今字。

又，《周礼·考工记·辀人》：“终日驰骋左不捷。”郑注：“书捷或作券，玄谓券今倦字也。”段注曰：“古多用券，今多用倦，是谓古今字。《说文·力部》券下曰：劳人也，人部倦下曰：罢也，分载之不云一字。”但是，按照孳乳关系看“倦”的古字应该是“卷”才是，请看出土古籍：

“用之不卷。”（马王堆汉帛书《相马经》）

“卷而休。”（马王堆汉帛书《医书》〔二〕）

“汲役先歛……而不进者，劳拳也。”（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行军》）

“圈而休。”（马王堆汉帛书《医生》〔二〕）

今字“倦”的古字有“券”、“卷”、“拳”、“圈”。

王力先生讲：“‘说’是‘悦’的本字。”（注：原意“本字”，指本来的字，即初文）同样，如按孳乳关系看，“悦”的本字应是“兑”，而不是“说”。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苏秦自赵献书于齐王章（一）》：“燕王甚兑，其于齐循善。”本章（二）：“臣以〔告〕奉阳君，奉阳君甚兑。”

三 汉字的发展与古今字

汉字的发展一方面通过孳乳大量产生形声字，另一方面一些象形字、会意字变为后起形声字，古今字也反映了后者的情况。

“𨔵”以双手开门会意，后为形声字“辟”代替。

“𨔵”，《说文·石部》：“上摘岩空青珊瑚堕之，从石折声。”《周礼·秋官·哲族氏》：“哲族氏掌覆夭鸟之巢。”郑司农云：“哲当读为擿。”段玉裁说：“哲”，为“𨔵”，“从石析声者，谓古人以石上掷毁物，故从石析会意，而析亦声也。”^⑥今字“擿”是古字“𨔵”的后起形声字。

《说文·水部》：“休，没也，从水从人。”后作“溺”，古字会意，今字形声。

一般说，字形的笔势变化不看作古今字，只有字形演变引起结构变化时才被看作古今字。

“磬”，《说文·石部》：“乐石也，从石殸象县（悬）虞之形，殸击之也。……古文从𨔵。”《乐记》曰：“石声磬磬以文辨。《史记·乐记》作石声磬磬以立别，盖磬本古文磬字，后以为坚确之意，是所谓古今字。”^⑦

《周礼·考工记·匠人》：“匠人为沟洫，耜广五寸。二耜为耦，一耦二伐，广尺深尺谓之𨔵。”（又作“𨔵”，从《说文》）郑注：“𨔵，𨔵也。”即田中的小沟渠。《说文·阌部》：“圳古文𨔵从田从川，𨔵篆文从田犬声。”圳𨔵古今字。

从篆体讹变为隶书的，结构变化很大，形成古今字。《诗经·国风·有女同车》：“有女同车，颜如舜华”，“有女同行，颜如舜英。”“舜”，《说文》篆体作“𨔵”（舜）。舜舜，𨔵舜古今字。^⑧

某些声符不同的异体字，亦视为古今字。

《说文·水部》：“湛，没也。从水甚声。”段玉裁注：“古书沈